

鄭永金：不講母語 自己消滅自己

如果客家人自己都不自立自強了，縱使政府補助再多經費，不管再多麼努力推廣及支持客家，客家人自己都不講母語了，也不跟小孩講母語，那客語就會慢慢地消失，沒有了語言，那就甚麼都沒有了。

文／李彥璋

「自立自強，客家人一定要自立自強！」鄭永金激動地說，客家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文化傳承下去，對於下一代的母語要加強重視，即使在新竹的客家人所佔比例為多，還是要堅持，沒了語言，什麼都沒有了……

民國98年12月底剛從新竹縣縣長退休的鄭永金，身為道地的新竹客家人子弟，臉上總是面帶微笑，待民如親。八年前，新竹縣還是以農立縣，如今，卻已是科技發展的重要園地，除了重視現代化，鄭永金更希望能把地方的特色融入進去，他強調要注入更多的客家活水，身為「客家鐵三角」的「交大客家學院」、與「新竹縣史館」與「新埔義民廟」也是發展、保存客家文化的重要建設之一。

文化的精髓 要進一步保存

他認為會唱客家歌謠、會講客家話、喜歡吃客家菜，這些都還不夠，「交大客家學院」足以讓客家文化的精髓，走入學術殿堂，進一步的保留、深耕，讓文化能生生不息地傳承下去。「縣史館」傳達著客家民族的共同記憶與歷史情懷，並且蘊藏了豐富的客家史料。以及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「新埔義民廟」，如今是客家精神的象徵，同時也對外發揚客家的文化；其更以「節慶」推廣客家文化，進一步讓在地年輕的一輩，也可以從祭典當中新火傳承。義民節活動是台灣客家人一年當中最重要的盛典，感念先人之外，也是保存完整的民俗祭典之一。

鄭永金以自己是客家人的身分與了解，對客家人的看法有很深的體會與期待。他覺得客家人是比較滿足於現狀的，他們只希望能夠有安定的生活，所以社會安定、政治安定、還有國家安定，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他們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比較不會去表達心中的意見，但是他們還是會關心這個社會的動態，而且也很努力，所以有許多客家人在企業上與政界上都還滿有成就的。

縱有客委會 還要自立自強

鄭永金又說客家人節儉、刻苦耐勞，客家人給人的感覺是晴耕雨讀，他們要求自己的下一代努力讀書，只有讀書、只有學習更多的能力，下一代才有更好的願景。

鄭永金也對隱性的客家人提出了見解，鄭永金感慨的是，因為台灣沙文主義的關係，導致客家人比較保守，比較沒去表達意見，甚至有一部份是在遺忘的，但是他們對政治的敏感度，以及社會脈動，他們還是蠻有主見的，所以客家人一直認為說，除了對族群，他們也會關心政治，還會認為做對的事是應該的。

說到客家委員會的成立，當鄭永金還在立法委員任內時，當時只有短短三個月的時間，來通過成立客委會，鄭永金欣慰的是，經過這幾年來，政府終於肯定客家人，因為在台灣，隱性的客家人和在檯面上的客家人，加起來有四、五百萬，但是在檯面上的客家人並不多，所以政府能夠重視客家，客家人是樂觀其成、也表達感謝之意，客家人是不分政黨也不分族群的，當時鄭永金便講了一句話，縱使今天客委會成立、重視客家人，「我們客家人還是要自立自強」。一定要把自己的文化傳承下去，達成共識。

不講客家話 再多補助沒用

文化可以讓一個城市偉大，新竹縣客家人口比例近八成，對於客家事務的推動，在全台灣的各縣市中，具備最佳的條件。這八年來，鄭永金自認自己一直積極地推動新竹縣在地文化的生根與發展，他激動地強調：「客家人要自立自強，一定要自力自強。」如果客家人自己都不自立自強了，縱使政府補助再多經費，不管再多麼努力推廣及支持客家，客家人自己都不講母語了，也不跟小孩講母語，那客語就會慢慢地消失，沒有了語言，那就甚麼都沒有了。所以一定要做好母語的傳承，他建議父母下班回家，一定要堅持跟孩子講客家話，第二代沒做到，第三代更要做到！不然到了第三代就根本沒有人會講客家話了，畢竟在現今的環境之下，小孩在學校都是講國語，所以回家更一定要講，就算在新竹客家人佔的比例是高的，但是對於鄭永金來說，這是一個必要的要求，「不然就會慢慢消失，自己消滅自己。」

身為客家一份子的鄭永金認為政府固然要重視客家文化，但是鄭永金更認為客家人也要重視自己的文化、積極地去做語言傳承，也要多跟外界往來，與族群交流，才能發揚客家文化，也可以融合多元文化。最後，他仍然毫不猶豫地說，重要的是客家人的態度，「只有自立自強，否則再多資源經費，只是等於零。」



■「客家鐵三角」於交大客家學院興建工程時的合照，客院院長莊英章（右一）、鄭永金（右二）與交大校長吳重雨（左一）。
(相片提供/鄭永金)



■正認真實地勘查的鄭永金。（鄭永金提供）

■鄭永金站在辦公室，後面貼著一張新竹縣的大地圖，上面有許多紅色、藍色框框的文字，都是這八年、或未來新竹縣的建設與計畫。（李彥璋攝）

白朗朗的「鬚鬚花」 化解父子心結

鄭永金與大部分的父母親相同，認為小孩玩音樂不會有前途，不是不可能，而是機率不高，說到這鄭永金笑了笑說：「當然，我那小孩是念北大學財經法律，所以我們希望他能夠順順利利的讀完。」兒子鄭朝方畢業了，鄭永金也希望鄭朝方在這個方面能夠為民服務，但是鄭朝方還是對音樂有興趣，最後鄭永金也就尊重自己兒子的意見，也支持他，尤其身為客家人又是創作客家音樂，當然是樂觀其成，我們都鼓勵別人，不要說自己小孩子想做，我們就不支持，而且這對客家人來說也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。

「客家新曲獎」也是積極地推廣客家文化，在各行各業、不同工作崗位上打拼的客家鄉親，以人親土親的母語創作，無論是傳承客家話、傳承客家藝術文化，新曲獎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其也透過音樂和優美字句，讓年輕一輩更了解客家精神，也勉勵有志從事藝文工作者，別停止創作。鄭永金回想起之前因為反對自己的兒子鄭朝方

玩音樂，鄭永金甚至兩年來都不跟鄭朝方講話，有一次客家新曲獎頒獎時，準備要上台頒獎的鄭永金才發現，客家新曲獎第三名的得主，正是自己的兒子鄭朝方，看到兒子得獎，鄭永金頓時愣住了。直到這首，入圍最佳客語專輯獎金曲獎的「鬚鬚花」，鄭永金在車上聽著專輯的歌「記憶中的家鄉，有一朵白朗朗的花兒，開在阿婆的頭上。」歌詞，這時鄭永金心軟了。

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的精髓，主要靠口頭創作、隨意而出，是客家音樂的代表，即興、融合生活題材且善用隱喻與雙關。客家音樂一直都是停滯在老山歌、山歌仔、平板等三大調及其他小調，客家傳統這類的族群文化在流傳，所以客家人其實對於客家音樂有強烈的認同感，並且族群音樂同時具備了語言文字、唱腔旋律，以及表演。

(李彥璋)

蔡良裕 非典型客家人 笑話一堆

文／嚴芷茵

於1973年出生的蔡良裕，現時為中興電工停管事業處業務組經理，他謙稱自己不了解客家文化，卻能說出一口流利的海陸客家腔。蔡良裕說自己的祖籍在哪裡已經不可考，不過他是一個在台北出生台北長大的客家人，台灣已經是他的家。蔡良裕認為自己不是一個傳統的客家人，還說自己很會花錢，認為自己在勤儉這一方面，完全不像客家人。

鹹水板 童年懷念的滋味

童年時，因家裡並不富有，父母就把蔡良裕送到住在桃園縣新屋庄保生村彭厝的外婆家，待到他要上學的時候才回台北。蔡良裕說明道彭厝是傳統的三合院，一個三合院裡面都是一個大家庭，通常是三代同堂。因為小時候都是外婆照顧，所以蔡良裕跟外婆感情十分好。外婆家的田種有水稻和菜，而種的菜大多是自己家吃的，如果有多出來的菜就賣給農會。他還記得外婆家會用賣剩的水稻就弄一些鹹的米苔目當作點心。至於為什麼會有剩的水稻，他解釋假設收成有一千公斤的米，他們家只打算吃一百公斤，剩下的九百公斤就賣掉，那一百公斤的稻就以穀的狀態放在穀倉裡，要吃的時候才拿出來，再把穀打掉變成米。這些米不只可煮飯，還可做成米苔目跟板條等等。

硬頸精神 老闆賞識連提拔

蔡良裕回憶起小學的時候不能講方言，閩南話與客家話都不可以在學校講，如果不小心講了，

同學的媽媽說：「幫我們家女兒介紹一個適合對象吧。最好不要客家人，客家人很小器；跟公公婆婆住在一塊，當客家媳婦會有不好的對待。」他就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就是客家人。」

一是罰站，二是罰錢。班上四五十人，蔡良裕坦言在班上想找同是客家人的同學的機會可謂微乎其微，因為那時候客家人算是弱勢族群，在那時候的他會覺得自己是客家人而感到自卑。

蔡良裕認為自己是一個非典型客家人，他承認自己很會花錢，不會有客家人那種勤儉的特質，可是他有客家人的「硬頸」。他說他的「硬頸」其實是對工作某程度上的執著，如果他要去做的事，便會以最認真的態度把事情做到最好。因為他的工作態度，受到老闆的賞識，還提拔他成為公司裡最年輕的經理。

蔡良裕的太太是閩南人，在他們還沒結婚以前，曾經到太太同學的家裡玩，就在蔡良裕跟同學的媽媽閒聊時，笑話就產生了。同學的媽媽說：「幫我們家女兒介紹一個適合對象吧。最好不要跟我介紹客家人，客家人很小器；跟公公婆婆住在一塊，當客家媳婦會有不好的對待。」他就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就是客家人。」同學的媽媽就覺得很不好意思。而當他太太告訴她爸爸，要嫁給客家人時，他爸爸的第一反應是：「你要嫁給客家人，好嗎？」他說閩客對立的原因是因為上一代的日子過得不太容易，才會形成閩南人對客家人的刻板印象。

白目小兵 用客語偷罵班長

在蔡良裕服役的時候，擔任教育班長的職務，他的職責就是去訓練新兵。很多客家人講話都會有客家腔，但是他自己並沒有客家口音，因此很多新兵都知道他是台北人，卻沒有人知道他是客家人的身分。他訓練新兵的態度比較積極，有一次他就聽到兩個士兵用客家話的對話，內容都是罵他的，「那個班長人很討厭又機車」，蔡良裕就裝聽不懂，在他們旁邊看看天又看看地，反正就是到處亂看，那兩個士兵就愈罵愈開心，士兵就用客家話說：「這下子好了，平常都是班長在罵我，這下子我們罵班長，他完全搞不清楚，他對在那邊面帶微笑東看西看的樣子。」

等士兵們罵完以後，他就叫那兩個士兵過來，他就用客家話講：「你們剛剛罵得很開心？」當然，那兩個士兵臉色變得慘白，也要接受蔡班長的懲罰。

捨得花錢 理財買地有一套

蔡良裕的同事都一直說他不學客家人，因為他們認為客家人一般都很勤儉，他坦言說自己不是很有錢的人，就是一般的小康之家，他在三芝的淡水灣買了一間房子，因為小孩一直住在都市中，童年都在房子裡，所以假日時他會帶小孩去那邊的海邊玩玩，看著孩子玩得開心，自己也覺得開心，這是他最大的樂趣。

而蔡良裕也有自己理財的一套，家中的三兄弟最近計劃合資在花蓮買了一塊地，他說：「從歷史經驗告訴我，土地只會一直增值，而不會貶值」。假設退休的年紀是五十多歲，還能跳，還能跑，還能玩的時候，就可以去那邊玩，還可以開農場或民宿。

自娛娛人 家有兩子萬事足

蔡良裕有兩個兒子，大兒子跟小兒子差六歲，撇開英文不談，大兒子就會三種語言一國語，閩南話，客家話。就連太太也會講一點點客家話，有時候他忘了跟小孩們用客語溝通，他太太會拍他的頭說：「講客家話。」太太也很支持他用客語跟孩子溝通。他之所以都跟孩子講客語是因為他認為不可以忘本，而小孩多學幾種語言是一件好事。

蔡良裕覺得對孩子的教導方法是讓他們找出自己想要的東西，因為蔡良裕在小時候曾經學唸唸，他在大兒子上幼稚園中班時，因大兒子在玩音樂時比較活潑，所以就提供他學音樂的機會。在十一月的時候，大兒子參加國立師範大學的鋼琴比賽拿全台灣第三名，他臉上帶著笑容謙稱「還不錯啦」。有時候回家會叫大兒子彈一兩首歌，他覺得這種生活還不錯，心裡感到很滿足。



■蔡良裕的兩個寶貝兒子。（蔡良裕提供）

■蔡良裕談及自己的童年，和外婆濃厚的感情與對客家食物的喜愛占有極重要的地位。（嚴芷茵攝）

外婆家的美好記憶 有吃有玩

說起客家文化，很多客家人都記得在家裡搓客家鹹湯圓，蔡良裕說客家鹹湯圓非常非常好吃，還講了大概的做法。他一講到客家美食就顯得興奮，其一是客家麻糬，他表示在台北沒有很多的空間讓他們在家裡弄，弄麻糬的回憶都在外婆家，且客家人的婚禮、新居入伙等場合，都會有麻糬。不過，擂茶文化對他來講就有點陌生，因為他不是鄉村長大的孩子，他說擂茶文化應該是在竹東、苗栗等地方，其實他也不太確定。而他最愛的客家美食是薑絲炒大腸，客家小炒，客家小炒裡面的內容有三層豬肉、魷魚、蔥、薑，都是不可缺少的元素。

蔡良裕從幼稚園到國中裡的寒暑假都會去外

婆家玩，要回台北的時候都會一把眼淚一把鼻涕，捨不得離開，也不習慣台北的生活。畢竟他跟外婆感情很好，加上他喜歡農村的純樸生活，串門子，跟玩伴玩，到溪裡抓魚抓蝦，到田裡烤番薯；雖然不及台北多采多姿多元化，可是他很嚮往純樸的農村生活。

蔡良裕認為政府在保存客家文化有一定的努力，如設立客家電台、電視台。他坦言以前客家電視台的節目真的讓他不想看。然而這幾年來客家電視台節目的素質有提高，不過對唱山歌的節目，他則說：「山歌離我太遠了！」但他覺得已經有一特定族群在努力經營客家文化，慢慢向上提昇，讓一群客家人走出去不會像過去一樣畏畏縮縮了。（嚴芷茵）